

乡村振兴视角下大都市郊区村庄规划策略研究

罗坤, 苏蓉蓉, 王英力

摘要: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 村庄规划作为乡村发展的顶层设计必然在乡村振兴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么如何有效推动乡村地区谋定而后动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发展与保护、生产与生活、形式与实效三类关系中梳理乡村振兴新常态下的村庄规划新要求, 探索以“刚性约束”与“弹性发展”相协调、“供给导向”与“需求导向”相结合、“技术合理”与“以人为本”相统一为核心要义的村庄规划新思路, 并尝试以上海大都市郊区的练塘全域村庄规划为例, 重点从空间管制、发展引导、设施配套、项目导入和景观提升等五大方面来详细探讨乡村振兴战略下的规划新路径, 以期能为其他地区的乡村振兴规划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 乡村振兴, 大都市郊区, 村庄规划, 规划策略

2017年10月, 中共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2017年12月,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研究确定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 2018年1月, 中央一号文件公布《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全面部署乡村振兴战略。从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到实施意见的出台, 表明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已经摆在了国家战略层面上进行决策和部署, 体现了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战略构想, 也为乡村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解决提供行之有效的路径。

在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大背景下, 传统乡村的功能与性质相对单一, 呈现同质化发展格局, 同时又受城乡二元发展的影响, 城镇对传统乡村辐射带动作用有限, 也就决定其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面临着较大的挑战与困境。东部沿海等发达地区的城乡融合程度相对较高, 引导城乡互动、一体化发展, 乡村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方向, 同时城镇对乡村的辐射作用带来了更多的人口、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 为发达地区特别是大都市周边的乡村振兴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和更大的可能。因此, 大都市区周边的广大乡村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进程中走在全国前列, 充当排头兵的引领示范作用。

大都市区周边乡村较其他地区具有更多样的资源、多元的人群、多方的政策, 更应该做好乡村地区发展的顶层设计, 充分发挥规划的龙头引领作用, 谋定而后动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因此, 大都市郊区的村庄规划如何在实现乡村振兴的新要求下, 拓展新思路、探索新路径以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三农”同步发展格局。

1 新常态: 乡村振兴战略下村庄规划新要求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村庄规划要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 就要走出传统村庄规划和建设过程中所存在的误区, 转变农业农村发展方式, 改变农业农村农民发展同步的窘境。

1.1 从“重发展、轻保护”向“发展与保护并重”转变

过去制定的乡村发展规划等公共政策,更多的是围绕工业化和城市化对于乡村地区的原料和粮食需求来制定的,也就注定了乡村地区的公共政策变成了一种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导向的农业发展战略。因此,要么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对乡村地区的不断蚕食,导致大量的耕地和基本农田被侵占,带来了乡村地区的工业污染逐渐加剧;要么是农村地区过分的强调农业的生产功能,而导致农业面源污染和农村生活污染问题的逐步恶化,二者均忽视了对乡村地区的资源与环境的保护,是一种重发展、轻保护的发展模式。

新常态下的乡村振兴要求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就要转变传统外延式的粗放发展模式,以绿色发展为引领,走内涵集约式的增长之路。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进程中,优先保护江、河、田、林、塘等自然资源以及文化遗存、名木古树、传统村落等人文资源,划定农业、生态和文化空间保护红线,并实施严格的管控策略;其次是在保护的前提下围绕农业、农村的差异性和发展趋势,积极培育适合乡村地区发展的新功能、新业态,倒逼乡村地区走发展与保护并重的道路。

1.2 从“重生产、轻生活”向“生产与生活并举”转变

从2004年至今,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5年聚焦“三农”问题,其中仅2004年、2006年和2010年分别以农民增收、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为主题,而其余的要么是强调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要么是强调农业经营体制的创新,均是以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为主题。由此可以看出,从中央到地方聚焦到“三农”上更多的是关注农业发展的问题,过分的强调农业生产能力的提升,而忽视了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和农民的就业创业能力培训,是一种重生产、轻生活的发展模式。

新常态下的乡村振兴要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就要转变农业农村发展方式,提升农业生产环境、修复农村生态环境、改善农民生活环境,打造“高颜值”的宜居宜业美丽乡村。一方面,要将与农民关系最为紧密的人居环境品质提升作为主攻方向,以开展乡村地区的生活垃圾、生活污水、村容村貌等环境整治为手段,全面改善农民生活的物质环境;另一方面是积极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从基本保障和品质提升两个维度来建立和健全基本生活圈服务体系,提高农村的民生服务水平,实现乡村地区生产与生活协调发展。

1.3 从“重形式、轻实效”向“形式与实效并进”转变

从过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如今的美丽乡村建设,不可否认在一定程度上加快推动了农村全面发展的进程,但同时也存在多种误区。既有缺乏对乡村价值和功能的认知,普遍热衷于千篇一律,搞形象工程、样板工程;也有政府喧宾夺主、大包大揽,“一厢情愿”的代表农民的意愿来刷墙扩路;还有的毕其功于一役,搞一阵风、运动式的美丽乡村建设,由于这些误区的存在导致了美丽乡村建设只能落在形式上、而忽略了实际效果。

新常态下的乡村振兴要转变乡村建设思路,就要走出一条既能“形式美”、又能“实效好”的新路子。“形式美”就是要避免盲目模仿抄袭,在尊重乡村传统格局的基础上,融入

本土的自然和历史环境要素来全面激活乡村的“小足迹”生活空间，打造“一村一景、一村一韵”；“实效好”就是要注重以人为本，从人的需求角度出发来营造人性化的场所、打造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培育农艺特色的产业，全面增强居民对乡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只有当单一的注重形式向“形式美”与“实效好”向结合转变，才能建成真正意义上的美丽宜居乡村。

2 新思路：乡村振兴视角下村庄规划新方向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当下，村庄规划必然以落实新时代的新要求为出发点去拓展新思路，也就需要重点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生产与生活、形式与实效之间的关系，因此实现“刚性约束”与“弹性发展”相协调、“供给导向”与“需求导向”相结合、“技术合理”与“以人为本”相统一成为乡村振兴视角下的村庄规划新方向。

2.1 实现“刚性约束”与“弹性发展”相协调

乡村要实现发展与保护并重，就要坚持以保护为前提的发展，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实现“刚性约束”与“弹性发展”相协调，促进乡村地区的绿色崛起。

所谓保护为前提，就是要一方面优先关注乡村地区的保护要素，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文化保护红线等刚性控制线，明确乡村地区的发展底线框架；另一方面是梳理高速公路、高压走廊及其他重大市政设施等不利于乡村发展的约束因素，划定乡村地区的不宜建设区，从而保障乡村地区的发展品质。将底线框架和不宜建设区共同作为乡村地区发展的刚性约束条件，实施差异化的管控策略。

所谓在保护中发展，就是在明确刚性约束条件的基础上，从区位交通、发展规模、资源禀赋等方面综合评估乡村发展的弹性潜力，并将刚性约束与弹性潜力有机整合起来进行村庄发展综合评估，确定重点发展、一般发展和限制发展等三种村庄发展导向，并施行不同的分类引导策略，从而保障乡村能够实现发展与保护并重。

2.2 促进“供给导向”与“需求导向”相结合

传统的供给思维导向下，片面的关注乡村对于城市的粮食、蔬菜等基本供给的战略安全，而城镇对于乡村地区的供给更多的是投入到村容村貌等美丽乡村建设上，也造成了“输血”有余、“造血”不足的窘境。这些供给既不能满足休闲消费时代背景下的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又不能较好的满足乡村居民关心的民生需求，供给效率相对较低，也造成了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不同步的困境，因此必须转变传统的供给模式，走向供给导向与需求导向相结合的道路。

需求导向模式就是从关注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和乡村居民的民生需求的角度来供给相应的产品。一方面，乡村地区良好的农业基础在保障粮食、蔬菜生产安全的同时，可以适度营造大地农业景观，导入农业观光和休闲体验等功能性项目，促进单一的农业生产功能向多元的休闲生活功能转变，实现农业生产功能与生活功能相辅相成；另一方面，在推动村庄发展建设的同时，注重乡村居民的民生需求，既要加大乡村居民关心的公共产品的供给，又要

引导培育乡村休闲民宿、传统工艺体验等“造血”功能，也有利于为城镇居民供给更多的消费产品，提高居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全面实现生产与生活并举、“三农”同步发展的新格局。

2.3 坚持“技术合理”与“以人为本”相统一

传统的村庄规划更多的是在技术合理的层面上统筹分析，关注于规模合理化、配套标准化和布局模式化，往往忽视了乡村居民的实际需求，也就造就了“重形式、轻实效”的乡村发展误区。

在实施乡村振兴大背景下，村庄规划也要回归理性，重新认识乡村的价值和考虑居民的需求，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实现技术合理，促进乡村规划的价值回归。一方面，要从技术层面出发，统筹好村庄发展规模、配置好公共服务设施、营造好公共开放空间，保障村庄规划在技术层面上的合法合规；另一方面，要从人本角度出发，设身处地的为乡村居民考虑，在村庄布局上要由“要我搬”向“我要搬”转变，在设施配套上要由“标准化”向“精细化”转变，在公共空间上要由“见物不见人”向“见物见人见生活”转变，保证村庄规划在人本角度上的合情合理。当“技术合理”与“以人为本”相统一时，就能有效保障村庄规划的合法合规与合情合理，有利于引导乡村建设走向形式与实效并进的发展道路。

3 新路径：大都市郊区村庄规划策略

村庄作为一个最小的行政单元，空间尺度相对较小、功能结构相对简单，单纯的就村庄本身来研判村庄的发展势必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乡村振兴视角下的村庄规划不能单纯的就村庄来论村庄，需要在一定的区域尺度上来考虑村庄的联动发展。因此，笔者建议村庄规划应该在一个更大的尺度上去统筹考虑村庄的联动发展，然后再将各项管控指标分解落实到具体的村庄布局上。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在研究大都市郊区村庄规划策略的过程中，将整个练塘镇域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考虑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新要求和新思路，重点从空间管制、发展引导、设施配套、项目导入和景观提升等五大方面来探索乡村振兴规划的新路径，引导全域村庄发展。

3.1 底线思维，强化空间管制措施

乡村发展的空间管制就是要在区域层面统筹划定生态、农业和建设三类管制空间，构建系统化的空间管制基本框架，实施差异化的管控策略的同时，进一步细化土地的用途管制，落实到具体的规模管控要求，严守乡村发展底线。

3.1.1 强化差异化管控，优化乡村三生空间格局

突出差异化管控，划定生态、农业和建设“三大空间”作为空间管制的基本框架，全面优化乡村三生空间格局。

首先，结合上位规划要求和统筹相关行业管理要求，将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区、大蒸港野生动物栖息地、太浦河与大蒸港生态廊道划定为二类和三类生态空间，实施差异化的管控策略，锚固地区整体生态格局；其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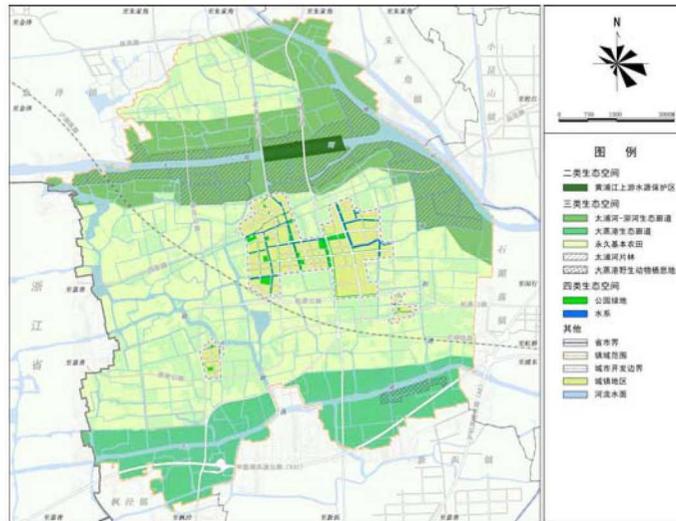


图 1：全域生态空间规划图

以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为出发点，划定粮食生产、蔬菜生产、标准化养殖、设施农业等四类农用地功能区，推动农用地复合利用，促进农用地“数量、质量、生态、景观、文化”五位一体建设；第三，极引导低效利用的工业用地和零散分布的农村居民点减量退出来优化村庄建设空间布局，推动基本生活圈建设来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通过引导乡村经营性用地布局保障功能性项目落地，鼓励开展土地综合整治来美化乡村景观环境质量，逐渐引导全域美丽乡村建设。

3.1.2 严守底线思维，细化土地用途管制

在空间管制基本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到土地用途管制，严守村庄发展底线，落实规模控制。首先，实行最为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确保耕地实有面积基本稳定、质量不下降，实现“农用地全生命周期管理”；同时，充分衔接农业布局规划等各类专项规划以及近期重点建设项目，划定全域永久基本农田，确保农产品生产安全，从而优先确定农业用地的用途和规模管制底线并分解至各行政村。其次，严格锁定乡村地区的建设用地“天花板”，推进农村居民点集中集约利用，引导农村经营性用地合理布局，全面激活乡村地区发展活力，确定建设用地的用途和规模管制底线并分解至各行政村。第三，全面推进土地综合整治，有序引导生态廊道和农用地功能区内的低效工业用地和零散农村居民点减量退出，生态廊道内建设用地控制在10%以内，建设用地复垦以补充水源涵养林等生态用地为主，农用地功能区内的建设用地复垦优先引导补充耕地，促进优质耕地集中连片布局，从而确定建设用地复垦的用途和规模管制底线并分解至各行政村。

3.2 全域统筹，分类引导村庄发展

村庄的分类发展就要在全域的尺度上从两个层面进行引导，首先针对行政村是通过建立综合评估模型确定重点、一般和限制等发展类型，并落实底线思维确定相应的村庄发展规模和功能定位，其次针对自然村落是统筹考虑自然村发展的各项影响因素，按照保护、保留和撤并三类引导自然村落的布局。

3.2.2 有序引导自然村落布局

在行政村分类引导的基础上,统筹考虑自然村的发展影响因素,确定保护型、保留型和撤并型三类自然村落的布局,原则上优先引导限制发展型村庄内的自然村落撤并。

首先,落实《上海市青浦区农村风貌要素梳理与保护村选点规划》的要求,将柳甸村、叶港村、东厍村内自然风貌独特的3个自然村列入保护型村庄。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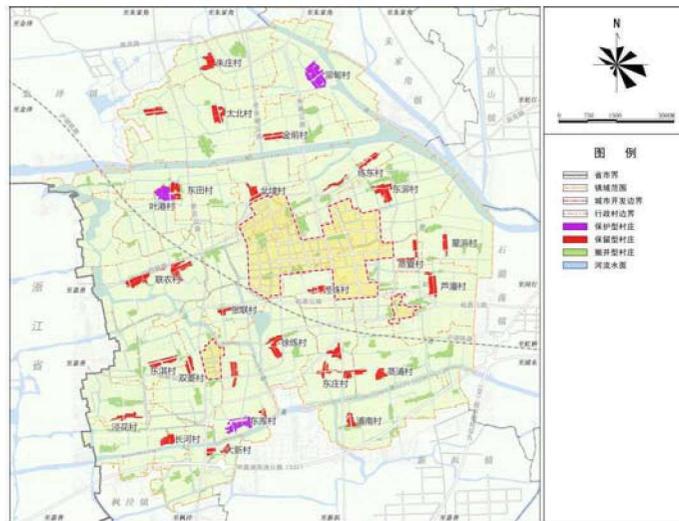


图 4: 全域自然村分类引导规划图

其次是近期优先引导零散分布且规模较小、生态敏感区和基础设施廊道内等发展受限因素较多的自然村落减量退出;远期重点引导户均宅基地较大、城市开发边界周边、人户分离比重高等发展相对粗放的自然村落减量退出,促进农村居民点集中集约发展。第三,将其他的自然村落作为保留型村庄,原则上不再扩大自然村落用地规模,可在保证公共设施齐备的情况下,适当的进行功能置换。

3.3 服务均等, 构建乡村生活圈

服务均等就是要统筹考虑“自上而下”的相关规范要求 and “自下而上”的居民使用需求,确定在镇区、社区、乡村三个尺度上、在基本保障和品质提升两个层面上的生活圈服务体系的设施配置标准,并结合现状公共服务设施与规划保留保护村落的空间布局来构建乡村基本生活圈,优化乡村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3.3.1 基础保障和品质提升相兼顾的基本生活圈体系

规划统筹考虑相关规范的技术合理性与居民使用需求的价值合理性,构建“镇区-社区-乡村”生活圈服务体系,按需配置基本保障型和品质提升型设施。

其中,镇区生活圈最大服务半径约5公里,最佳服务半径控制在2.5公里,以骑行30分钟为界限,镇区生活圈的配套设施是必须要满足全域城乡空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是属于基本保障的标准配置;社区生活圈最大服务半径约2.5公里,最佳服务半径控制在1.5公里,以步行30分钟、骑行15分钟为界限,社区生活圈是满足社区及其辐射的乡村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以基本保障型为主,有条件的社区适度增设教育设施配置;乡村生活圈最大服务半径约1.5公里,最佳服务半径控制在0.8公里,以步行15分钟为界限,乡村生活圈根据自身发展定位和实际使用需求来统筹考虑基础保障型和品质提升型设施配置。

表1 生活圈体系配置标准表

类型	乡村生活圈	社区生活圈	镇区生活圈
基础保障型	村委会	社区事务受理中心	镇政府
	多功能活动室	文化活动中心	文化活动中心
	室外健身点	室外健身场	社区体育中心
	卫生室	卫生服务中心	卫生服务中心
	便民商店	菜场	菜场
	—	幼儿园	幼儿园
		小学	小学
		—	初中
			高中
			社区学校
福利设施	福利设施		
品质提升型	日间照料中心	初中	—
	为农综合服务站	社区学校	
	综合服务用房	—	
	社区事务代理中心		
	室内健身点		

3.3.2 技术合理与价值回归相兼顾的公共服务设施布局

以基本生活圈理论体系为支撑,结合全镇域范围内的村庄分类发展导向和自然村落的空间布局特征,进一步细化乡村生活圈公共设施配套标准,为引导乡村地区的公共服务设施布局提供前置基础。一般零散的自然村落以配置多功能活动室和室外健身点为主,限制发展型村庄以配置基本保障型设施为主,原则上不新增公共服务设施,一般发展型村庄在完善基本保障型设施的同时适度增设为农服务站和便民商店等提升型设施,重点发展型村庄既要配置基本保障型设施还增设品质提升型设施,以保障乡村地区的公共服务品质,镇区、社区周边的村庄因受到镇区和社区生活圈辐射而仅需配置村委会,其他设施可适度降低配置,以促进建设用地节约利用。

表2 乡村基本生活圈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要求

自然村落	限制发展村	一般发展村	重点发展村	镇（社）区周边村庄
多功能活动室	除基本保障型公共服务设施外,以现状保留为主,不新增设施	多功能活动室	多功能活动室	除村委会外,其他公共服务设施可适当降低标准
室外健身点		室外健身点	室外健身点	
——		村委会	村委会	
——		卫生室	卫生室	
——		为农综合服务站	为农综合服务站	
——		便民商店	便民商店	
——		——	日间照料中心	
——		——	综合服务设施	
——	——	社区事务代理中心	——	
——	——	室内健身点	——	

在确定乡村基本生活圈设施配置要求的基础上,综合考量自然村落的居民使用需求和基本生活圈体系的叠加影响,将现状与理论乡村生活圈从设施完善程度和服务覆盖程度两个方面进行校核后,以补齐设施短板和提高服务品质为出发点,提出改造利用型、功能完善型、重点提升型三种不同设施配置要求的乡村生活圈,优化全域乡村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全面提高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合理性。

其中,改造利用型是以村庄内现状公共服务设施的保留利用为主,可适度引导破旧设施的更新改造但不宜提升服务能级;功能完善型主要是针对村庄内部公共设施不完善的情况,从补齐设施配套和服务覆盖的角度完善村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重点提升型主要是针对部分重点发展型村在完善基本保障型设施配置的基础上,按照实际需求补充品质提升型设施配置,完善行政村公共服务设施,以全面实现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多层次、高可达、高品质的配置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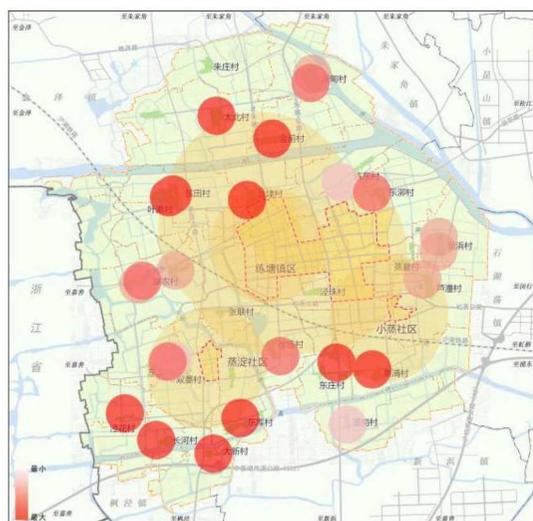


图5 现状基本生活圈服务度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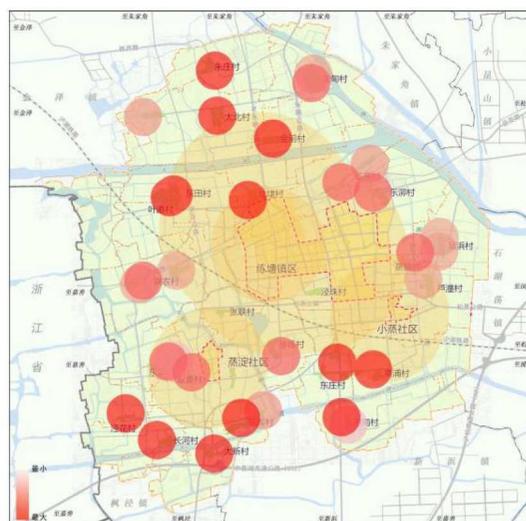


图6 理论模式下基本生活圈服务度分析

3.4 注重实施，落地乡村休闲项目

3.4.1 城市设计与土地规划相统筹的策划项目布局

在传统的村庄规划的基础上，以村庄发展的功能定位为导向，按照“古镇+古村”的旅游发展模式，遴选实施条件相对成熟、发展诉求相对明确的休闲旅游型村庄作为乡村“造血”功能的重点培育区域。

其次，是在尊重村庄原有的自然肌理和布局结构的基础上，通过城市设计的手法梳理和植入具有地方特色的功能性活动项目，从而保障项目策划的合理性，同时也在土地利用规划中通过建设用地管控指标的校核来保障项目建设用地的合法性，实现项目策划和土地规划良性互动，提高规划的行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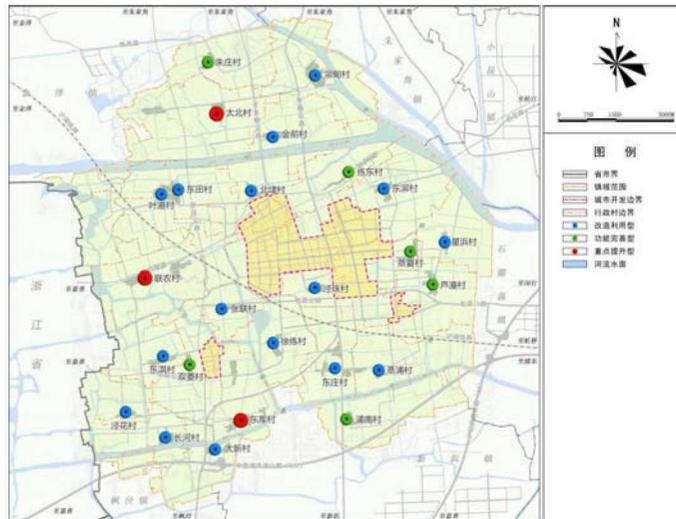


图7：乡村生活圈理论下公共设施引导布局图



图8：城市设计引导下的功能性项目布局图

3.4.2 以村庄图则为管控手段，保障策划项目的可操作性

在保障乡村功能性项目既能顺应村庄发展的趋势和需求、又能符合土地规划的建设用地管控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规划管控思路，以村庄图则为手段，保障策划项目的可操作性。

以镇域西部的叶港村为例，在村庄分类引导中以休闲旅游型村庄为主要定位，策划以休闲养生为主题，营造和恢复鹤荡渔歌历史景观，在土地规划中腾挪并预留5公顷建设用地指标，在村庄图则中明确建设用地的使用性质、用地规模、开发强度和风貌引导等相关技术指标，使得策划项目能够落地建设，该项目也被练塘镇政府纳入三年行动计划，致力于设施完善和产村融合发展，并积极引入乡村旅游配套项目，全面提升了规划的可操作性。

3.5 景观提升，优化郊野田园风貌

积极开展乡村土地整治，优化郊野地区风貌格局。贯彻落实五量调控策略，优先划定土地整治重点区域，有序引导郊野地区利用效率低下、利用方式粗放的建设用地逐步减量退出，积极开展减量建设用地整理复垦，落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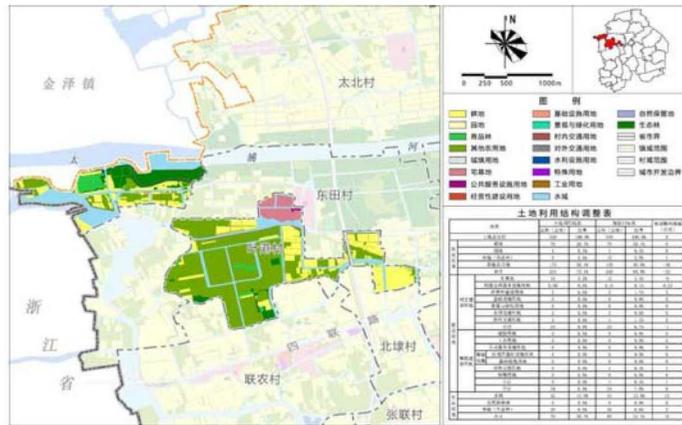


图 9：叶港村土地利用规划图则

生态敏感区域内土地综合整治和生态环境修复，全面优化郊野地区景观风貌格局。

探索全域景观设计路径，优化郊野田园风貌。规划围绕练塘作为上海大都市远郊的农业主导型城镇的特点，强调田、水、路、林、村等五大要素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的概念，统筹兼顾生态保护与生活休闲功能，从自然生态、景观风貌和社会人文三方面探索五大要素的评价技术框架，明确村庄景观格局和田园景观风貌提升策略，村庄促进产村融合，农地营造多样景观，重塑乡村田园风貌，实现全域郊野田园风貌设计，着力提高郊野田园景观生态与社会效益，保障乡村能够留住乡愁与记忆。

4 展望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村庄规划作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其价值取向也在逐步发生转变，也就要求我们既要理解传统村庄规划的经验教训、又要正视新时代下的村庄规划新要求和新方向，才全面保障农业农村农民又好又快的发展。因此，在总结已有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拓展规划思路、创新规划方法、探索实施途径，不断完善村庄规划路径，着力探索出一条有颜值、有内涵的乡村振兴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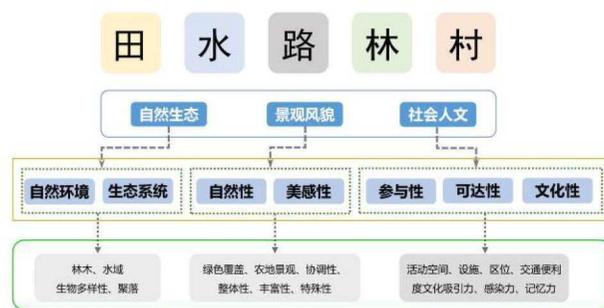


图 10：乡村景观评价技术框架图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村庄规划作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其价值取向也在逐步发生转变，也就要求我们既要理解传统村庄规划的经验教训、又要正视新时代下的村庄规划新要求和新方向，才全面保障农业农村农民又好又快的发展。因此，在总结已有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拓展规划思路、创新规划方法、探索实施途径，不断完善村庄规划路径，着力探索出一条有颜值、有内涵的乡村振兴之路。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
-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N]. 人民日报. 2018-1-2(001).
- [3] 韩长赋.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N]. 人民日报. 2017-12-11(007).
- [4] 刘合光. 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点、发展路径与风险规避[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03):1-9.
- [5] 刘守英. 乡村振兴战略是对重农业轻乡村的矫正[J]. 农村工作通讯. 2017(21):51.
- [6] 林志明, 张瑞霞, 汤品森, 李松平. 全域视角下的镇域村镇布局规划编制探讨[J]. 规划师. 2014(09):94-99.
- [7] 周鑫鑫, 王培震, 杨帆, 徐建刚. 生活圈理论视角下的村庄布局规划思路与实践[J]. 规划师. 2016(04):114-119.
- [8] 葛丹东, 华晨. 论乡村视角下的村庄规划技术策略与过程模式[J]. 城市规划. 2010(06):55-59.
- [9] 楼琦峰, 徐珏燕, 陈中岳. 生态文明视角下的村庄规划思路初探[J]. 小城镇建设. 2009(08):74-78.
- [10] 黄晓芳, 莫琳玉. 基于村庄规划视角的乡镇总体规划刚性与弹性探索[J]. 小城镇建设. 2014(09):47-53.
- [11] 葛丹东, 华晨. 适应农村发展诉求的村庄规划新体系与模式建构[J]. 城市规划学刊. 2009(06):60-67.
- [12] 李阿萌, 张京祥.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研究评述及展望[J]. 规划师. 2011(11):5-11.
- [13] [13]刘笑, 周彦国, 周晓琳.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全域村庄布局规划研究——以沈阳全域村庄布局规划为例[C].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 2015.
- [14] [14]濮蕾, 张源. 基于“生活圈”的城乡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理念与实践[C].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 2015.
- [15] [15]孙德芳, 沈山, 武廷海. 生活圈理论视角下的县域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以江苏省邳州市为例[J]. 规划师. 2012(08):68-72.

作者简介

罗坤, 上海营邑城市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苏蓉蓉, 上海营邑城市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王英力, 上海营邑城市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助理规划师